



血染的芳草

中原农民出版社
崔复生 著

崔复生 著

血染的芳草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07号

血 染 的 芳 草

崔复生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本 9.75印张 225千字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册

ISBN 7-80538-282-4/I·112 定价 4.90元



作者近照

内 容 提 要

巍巍太行山，清清漳河水。当年，在抗日的烽火中，这里的每一块山石都熏过硝烟，每一寸土地都染有血痕。此书是中年作家崔复生的又一部长篇力作。作者依其丰厚的生活底蕴和独特的艺术视角，潜心琢磨多年，选取了抗日战争时期一段极其悲壮曲折的斗争历史，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，质朴纯美的深情，叙述了太行山儿女投身抗战，在战火中成长的动人事迹。作者把太行山儿女对亲人的赤诚爱心，对子弟兵的血肉感情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，对家乡河山的无比热爱，都融入娓娓动听的故事之中，尤其别开生面地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青年女性。岁月流逝，人生易老，但太行松的风骨，漳河水的英魂将永为后世所传颂。

1

这是一页深沉的历史，这是一段艰辛的岁月。

这一年芦沟桥“七七”事变的枪声刚响过，连续的酷旱又炙烤着太行山。兵祸掺着天灾，天灾助着寇患，两股狂浪，一场大劫，把繁衍生息了千秋万代的太行子孙们，推向了灭绝的边沿。

这一年地不绿，天昏沉，那弯弯曲曲明净如镜的漳河水，也陡然间浑浊了，枯竭了。它疲惫无力地残喘着，拖着那千疮百孔的身躯，歪歪扭扭地从硝烟弥漫的吕梁山东麓挣扎出来，带着刀光剑影，带着那呛人的尸腐味儿，沉沉闷闷地走进太行山。只有它触及到那些古老的陡崖断壁时，才怒不可遏地喊几声：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

漳河进山后没多远，年久的河水冲刷下一个宽阔的沟谷，谷两边散落着先人们开创下的六个小村庄，统称六庄沟。六庄沟的首村是最西边的张家庄，张家庄又分为上庄和下庄。下庄紧挨着漳河，一溜儿十几户人家。别看下庄户数少，名声却很大，官号为“小都”。就在这十几户人家的小小庄子里，明清以来出

过五个秀才两个拔贡和一个武举人，半数人家在东京汴梁城里开的有铺店。根源之一是地利，下庄不但有一片肥沃的淤积地，四季河水可浇灌，而且门前有一条连结晋冀豫的大通道，行人来往多，便于经营开店栈。方圆百余里的山货药材在这里聚集，千里外肩挑驴驮来的货物又在这里向四下分散。相传，这小小的下庄曾有过日进斗金的历史。根源之二是下庄人忠厚，勤劳又节俭。所以，这下庄老早便绿柳成荫，店堂满目，马帮出进，货广粮多，鸟鸣蝶飞，童叟戏乐，很是一处太平景观。可是，延至清末民初，盛世陡降，“小都”落花，这伙响马三天来抢一回，那个老总五日来榨一遍，尤其是半年前鬼子进山疯狂地扫荡一次后，“小都”便成了一片焦土。所有的房舍全被烧光，百数人被杀的杀了，逃走的走了，留下的几孔黑糊糊的石窑没人敢再去住，仅存的两户人家也上山挖个小小的栖身窑洞，归入了上庄。

上庄，是一个哭多笑少的村庄。虽然离下庄只一里远，可是，自从那几个没材料的祖先们，滴着汗水扒开石头缝撒下五谷后，生生死死已经繁衍成六十户人家了，还是那么干巴巴灰溜溜地挂在那面陡坡上。远远地望去，上庄村西头的崖壁上，有一片黑不溜秋的地方，象是块黧麻岩石，又象簇年久的荆棘。只有走到了跟前，才会恍然地大悟，原来是一户人家。石崖上劈出一个窄小院落，石壁上露着一孔窑脸儿，矮矮的毛石院墙上，整整齐齐地摆着六七尺高的枣刺扑楞儿。这时，一个年轻俊秀的女人，六神不安地站在院子里，两眼顺着那枣刺扑楞儿的空隙，吃力地朝外边张望。她是才过门的新媳妇，在盼她心上那个人。她十八岁，小名叫莲莲，高高的个儿，肩不宽，一件合体的印花布衫儿，一双五色丝线绣成的绣花鞋。微微透红的脸儿很干净，一蓬刘海儿在耳边扑散着，髻上缠了一截红头绳，老远就让人看见了。这里地

势高，能看得很远，看见延绵的山岭，看见下五庄升起的炊烟；看见弯弯曲曲的漳河，看见下庄大火烧焦的瓦砾。可是，她还觉着不济事儿，又搬来块石头，慢慢地站上去，还是吃力地向外望着。望啥呢？天昏沉，河枯竭，不见人影，没有飞雀。一阵山风呼呼吹来，她的身子猛地抖动了一下。她从石头上下来，走进那挂着花布门帘的石窑里，进去没一袋烟功夫，又心神不定地走出来，又站在那块石头上朝外看。周而复始几次后，她气恨地从石头上跳下来，在小院里转圈圈，眉头皱得紧，嘟起小嘴悄悄嘟着：“还不来，还不来，你要是再不……”眼里不知不觉汪上了泪，心象猫抓雀啄着。她停住脚朝天上看了看，当她估摸到日头快要落山时，就更忍奈不住了。她又急急地朝那块石头跟前走，可是，正要站上去再望她心中的人时，“砰！砰！”两下响亮的枪声从山外传来，她“啊哟”一声叫，身子打了个趔趄，两只手捂着耳朵蹿回窑洞里，呼啦一声把门推上，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屁股把门扇顶住了。莲莲从小儿本来就胆小，十来岁时看见一只死老鼠心里还要腾腾大半天。自从日本鬼子进山扫荡后，她那胆量就还不如一只麻雀了。她白天不敢一个人出村走路，夜里不敢一个人在屋里睡觉，只要谁当着面提一下鬼子如何如何，她的身子就哆嗦起来了。偏巧前几天有人在她家门口小声说，鬼子在山外又糟蹋了两个年轻媳妇儿，她听后魂儿就不附体了。莲莲在窑里站了好大一阵子，外边再也没啥动静，气才慢慢出匀，但身子还有点哆嗦。她悄悄地把身子扭转，闭着气从门缝儿朝外瞅瞅，吃准没啥失闪时，才慢慢地把门扇拉开，提心吊胆地站在院子里，左右看了看，仔细听了听，然后又站到墙根踮起脚尖朝外望一阵，又心灰意冷地返回窑里来，摸摸这，动动那，咋也稳不住神儿。忽然看见擗在炕上的一件还没缝补好的紫棉布衫儿，她把它

抓手里，这一下可算找见目标了，一只手掂起来，一只手狠狠地朝上拍打着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不回来，不回来，谁叫你还不回来……”

她用手拍打了一阵还觉着不解气，转过来身子去拿笤帚疙瘩儿时，猛地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她身边了，她“娘啊”一声闪了下身子，手里的笤帚、布衫都落到地上了，先是愣怔了片刻，然后扑过去，两只手扯住这人的胳膊，一头抵到他胸脯上，推搡着，说：“走吧，走吧，你走吧，谁叫你回来，你还知道……哼哼……”接着便呜呜咽咽哭起来。

进来的这人名字叫张谷生，是莲莲的男人，二十一岁了。小伙子人样儿端正，憨实又精干。他当过儿童团团长、民兵小组长、游击队的联络员。鬼子封山后，游击队化整为零活动更加隐蔽了，他被安排在家乡，负责带领六庄沟联防的民兵跟鬼子暗周旋。这几天他跟民兵们在凤凰峪山洞里锻石雷，今个上午听李区长传达了当前的形势，说到上级很快要给民兵们新任务，叫大家思想上先有个准备。自从鬼子实行封山、三光政策后，这个地处边沿区的六庄沟，人民群众受了灾遭了难，民兵们早已忍不住受不了，都吵着或死或活要去跟鬼子拼一场。太行山里人祖传有这点天性，能硬不能软，愿意站着拼死不愿意坐着等活，仇恨窝在心上更是受不了。谷生也不在例外，听了区长的话后心里边高兴，知道痛痛快快当人的日子要到了，他乘着这个兴头想跟莲莲逗个趣，便蹑手蹑脚地悄悄走进窑里来。他也知道莲莲的胆子小，是故意儿要吓唬她一下，因为如今是在鬼子的眼皮子下作人，没胆咋能行？他本来是闹着趣想叫莲莲练胆呢，看见莲莲掂着他的布衫儿拍打时，他差点憋不住气笑出声儿来，可是后来莲莲一哭又一闹把他给闹糊涂了，赶紧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你快对我说啥

事了，你——”

“呜，呜！”莲莲猛地抬起头，瞪大两只泪汪汪的眼，望着他，却嗤溜笑了。几颗泪珠从眼里跳出来，小嘴儿一噘：“谁叫你不早回来，天已经啥时候了，夜里你是咋对我说的？俺？”

谷生脚一跺：“咦，我当是日本鬼子把你给——”

“哼。”莲莲急忙伸手把谷生的嘴捂住，“你再说，你再说，再说我可不能饶你。”说罢转身去给谷生盛饭了。

谷生心情平静后，从腰里拔出来一颗木头把儿手榴弹，放在炕上，心里觉着有趣儿，便又说：“我真的当成出啥事了。”

莲莲两手捧着一碗糠菜糊糊饭走过来，眼珠儿一转：“你还不知道？”

谷生说：“啥？”

莲莲十分惊惧地说：“响枪了，两声哩。”

“噢。”谷生笑起来，知道她是被枪声吓住了。他锻了一天石头肚里早饿得咕咕叫，没往下接话茬儿。只等把饭拨拉进肚里，才想了想，正色地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这里是游击区，是跟鬼子搁邻家，它想欺负咱咱想除掉它，哪一天能断了响几声枪，甬害怕。”

莲莲的肩头缩一下：“哼，可怕哩，听见那声儿就在家门口，都快把我吓昏了。以往都没这回怕，有你在家哩，只要你在身边——”

谷生大声笑起来：“那好办，快，找条绳儿把我拴在炕沿上，要不你就钻到荆笆里，我走哪也把你背到哪。”

莲莲急忙抢一句：“我就是要拴住你。”又一想谷生要用笆子背她时，瞅了他一眼，接着说：“真格哩，我要不是害臊怕庄里人说闲话，就是要跟上你一步也不离。”

谷生说：“你还是怕枪声？这，对，要不我把你送外国去吧？”

“噫？”莲莲的鼻翅儿一煽，气了，实实在在地生气了。这日本鬼子不就是外国来的嘛，她听出来谷生已经是在作践她，把她跟鬼子说到一块儿去了，好难受，鼻孔里的气出粗了，眼圈儿憋红了，狠狠地把谷生推一把，两手猛地又拦腰抱住他，一头撞怀里，连连说：“不不不，这一国，我就要你这一国，我——呜——”她说着眼眶又想哭，还没哭出声儿来眼皮儿一忽闪，发现炕上扔着个木头把儿捣蒜锤，全身收紧了。那东西她总共才见过两回，又都是离得几丈远，有一回她赶紧躲在了二姐的背后，还有一回她瞅见个木头把儿就跑远了。她听二姐说，那捣蒜锤儿可不是叫捣蒜哩，是个什么弹，那弹要多厉害就有多厉害，比枪子儿可怕得多，响一声能炸几丈远。那上边有个啥啥线，一挨就响了。想到这些时她不吭声儿了，眼睫毛也不扑闪了，鼻孔里的气也出细了，她攢攢身上的劲儿，猛地推着谷生倒退了好几步，然后惊惶失色地说：“快，那弹咋到咱炕上了，快，你给我快！”说着伸手朝炕上一指。

谷生又虚惊了一场，当他听出原委时，差点儿笑出鼻涕来，但是他忍着，故作恐惧地又退了一步，急着说：“就是哩，快，快响了，快，响——”莲莲“啊哟”一声又倒在他怀里，合上眼，两只手捂住耳朵，象到了阴间。谷生看着她这惊慌失措的举动，又哈哈哈哈哈大笑了。莲莲偷偷睁开眼，朝炕上瞅了瞅，看见那弹还是原样儿，没有响，眼睫毛扑闪了两下，弄清是谷生在故意吓她时，先叭地拍了他一巴掌，心可还悬着，便又央求着说：“好我的亲亲哩，你快想法儿把那弹弄到窑外边去吧，那东西可怕哩，我二姐说——快，那东西要一响咱可就——”谷生离开她，

走过去坐在炕沿上，不慌不忙地把手榴弹掂手里，细细地对她说起来。说到这东西多宝贵，咋样儿才会响，见了鬼子咋扔法，总之把他知道的有关手榴弹常识都说了，还特别说到有这东西就不怕鬼子，说罢原样儿把手榴弹放炕上。莲莲是那种灵窍人，听谷生这么一讲理儿是弄懂了，可心里总还觉着有点怕，别管咋说那总是个弹，要是万一响了呢。她又几次央求谷生把它拿出去，谷生还是不动手，没有法儿了，她便到针线筐里取了块破布片，壮壮胆走过去，轻轻地布片盖到那弹上，蒙了个严，然后三个指头捏着木头把儿提起来，胆战心惊地走到院子里，把它放到了最僻静的一个墙根儿，又捧点柴草沫儿盖上去，看了看，才伸手擦擦鼻尖的汗珠儿，走回窑里来。

傍晚，庄东头的那个马嫂惊惊慌慌地来了。莲莲往日见过她，她二十三岁，人样儿很周正，说话和气脚手利索。她每次来了总要说些日本鬼子又怎么了，八路军游击队又怎么了。有时跟谷生到小套窑里去，小声八歌地说阵话，但是她全没在意。她听见庄里有人悄悄说，好象马嫂在着什么呢，她心里想着一定是在啥教或啥道吧？她知道在教在道的人都行善，是好人，所以她对马嫂从来无忌讳，喜欢她常到家里来。可是，这一回她看见马嫂进来时神色与往常不一样，进来没顾上跟她说句话，就使个眼神儿跟谷生走进套窑里，象是出啥大事了。她手里拿着谷生的破布衫，顾不得往上边扎针，侧着耳朵听起来。她听见马嫂小声儿对谷生说，鬼子又要出城大扫荡，有大炮有飞机，还有皇协军，还有……。上级要集合民兵去参战，要——莲莲听到这里受惊了，她往布衫上别针时扎在了手上，没有觉着痛。她急忙先找两个锅盖把窗户挡住，把炕上铺的花单子折起来……她正在埋头收拾时，马嫂从小套窑里出来了。马嫂还是没跟她说话，紧急地朝外走，

这一来她更觉着要大难临头了。谷生送马嫂走出去，她还在窑里一个劲儿收拾着东西。

谷生一个人在院里来回走着，时局已经很严重，马嫂通知他明天一早就得到区上去，他很快又要离开莲莲，心里虽说早就有准备，可是还不敢把底儿一下子全露给莲莲。过一阵谷生返回窑里来，看见莲莲那惊慌失措的样儿时，心里就更有点发愁了。他先笑了笑，没事人似地说：“喂，今日个你是咋哩？把铺盖卷包起来，咱夜里不睡了？”莲莲瞪大两只眼：“还敢睡？你没听马嫂说，鬼子——”

谷生手一摆：“嗨，你真是听话听到了鼻子里，没事儿，马嫂说的是八区。”

“八区？”莲莲停住手，憨憨地笑了。她虽然根本不知道八区在哪里，可是她听谷生的口气好象八区在天边一样，她放心了。赶忙又把花被儿花褥子铺展开，又从箱子里拿出来一条崭新的柳道儿床单。这床单是她当闺女时起早贪黑纺的线，自己用手一梭一梭织出来的布，已经存放几年了，除了过门时铺了一夜再没挨过身。她铺好炕门住门，已经是深黄昏，小窑里亮起麻油灯的光，莲莲又有点担心地说：“头天夜里咱说定的话，你没忘了吧？从今日往后可不准出门了。”

“嗯。”谷生看了她一眼，笑了笑说，“不出门儿，我这不是跟你在一块儿？”

莲莲听谷生这么一说心里边高兴了，她又到箱子里翻腾了几下，拿着点东西藏在背后走过来，站在谷生身边迷溜着眼儿笑着说：“你猜猜，我手里拿的啥？”

谷生说：“手榴弹。”

莲莲叭地拍他一巴掌：“尽胡说，往后再不许你提那。”莲

莲又逼着谷生猜，谷生心不在焉地胡乱说几句，驴头对不到马嘴上。莲莲断定他也猜不着，因为这是她乘着这几天谷生白天不在家，一针一线做成的物件，还没有第二个人见过。她伸手晃了晃，在谷生眼前露出来，原来是个很精致的红布肚兜儿，上面用丝线绣着鱼滚莲，还有个胖娃娃。边儿绣的是富贵不断头，带儿是红头绳辫成的，两端缀着两个子母扣，明晃晃地闪着光。这一带山区自古以来通兴这装饰，有人称它肚兜儿，也有人喊暖肚儿，男女老少都贴身戴着它，一年四季离不开，既护身又好看。每逢夏天小伙子们敞襟赤臂地把它露出来，那可就是一场不寻常的展览比赛了，哪个娘们儿不想在人前露一下手段？试一番高低？莲莲过门时已经绣过了一个，谷生戴在身上后谁见了谁眼气。谷生看了一眼莲莲手上的这一个，比他身上戴的那个好多哩，心里边自然也高兴，他早几年就知道莲莲绣花的手艺巧，她绣出的枕套窗帘和女人鞋面拿到镇上的铺子里，总是要比别人的多卖几个钱。他也知道莲莲对自己的情分不平常，一心爱着他护着他，更舍不得离开他，可是他明日一早就要到区上去集合，说不定是去打游击还是去支前线，更说不定哪一天才能返回家里来，这是头一次离开她出远门儿，心里边也七上八下地不是个滋味儿。他拿着肚兜儿看一阵，抬起头来对莲莲说：“你还把它放起吧，等到过大年时我再戴，我身上这个就好哩。”

莲莲说：“不不不，叫你戴你就快戴上，这个好。我有手，只要你不出门儿不离开我，再绣出来的比这个还好呢。”

谷生无奈地伸手解身上的肚兜带儿时，莲莲抿着嘴笑了。

夜，异常地平静。

两个人枕着一个长枕头，莲莲紧紧地依偎在谷生的怀里，她再也没有比这时刻更安然的时候了。身子软软的，心头甜甜的，

鼻孔里匀静地呼吸着，象是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她安稳地躺一阵，在黑暗中又睁开两只眼，小声问谷生：“喂，你没睡吧？从明日个起你真的不出门离家了？”

“嗯。”谷生先应了一声，又接着说：“不出门儿成啥人了？旁人不把你笑死，都要说谁家媳妇儿过门才几天，可扯住男人的腿离不开家了，没出息。”

莲莲的眼皮儿一忽闪：“你还要出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谷生转个身：“去，去凤凰嶂锻石雷眼儿吧。”

“喂——”莲莲长出了一口气，“说来说去还是留我一个人，在家？这兵慌马乱的，你不害怕我害怕，我不放你走。”说着猛地把谷生一只胳膊抓住了。

谷生说：“你不叫我出去咋行呢？咱不多锻点石雷埋在村边路口上，鬼子来了可咋办，咱能跑利索？”

……

窑里静下来，莲莲不吭声儿了。过一阵，她扑闪着眼皮儿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明日你到凤凰嶂把家俱拿回来，咱山上又不缺石头，在咱家里锻，多锻些，这还不行吗？”

谷生一心想的是明天到区上去的事，加上锻了一天石头身上也真够累了，他知道跟她说起这些话来没个了，随便应了声。那知这一声莲莲听来却不平常，她高兴了，两只手把谷生的脖子搂住了……

弯月在浑浊的空中移动，大山象沉睡着的巨人。风呼儿呼儿吹，河水轻轻地流。夜静后，暗淡的月色照在窗口上，密麻麻一片。莲莲打个盹儿醒来后，几次用劲想把眼合住，可是再也睡不

着。她悄悄睁开眼，俯起身瞧瞧谷生的脸，谷生睡得正香甜，鼻翅儿不停地煽动，响着呼噜声。她舍不得惊动他，心里又稳不住，偷偷地轻轻地朝他脸上亲一口，心里甜透了。她盼的就是这，两个人永远在一起，形影儿不离，白天看着他做活儿，夜里听见他打鼾声。这多好，这才是夫妻哩。这时刻她把鬼子、扫荡、灾荒、受苦挨饿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，越想心里越高兴，不知不觉想到她和谷生先前的事上来……

两个人是从小儿就好起来的，应该是八九岁上吧？屁，那时两个人都还是睡觉不知颠倒的娃娃，谁会想到长大作夫妻？只能说两个人好就是好吧。那时谷生住在大杨庄他姥姥家，是莲莲娘家的邻居，一天见的面没数儿。谷生常到树上掏小鸟儿，好多孩子围着他转，看着他手上的鸟儿流口水，想不到人有人缘哩，谷生总是先挑一只颜色又鲜翅儿又硬的鸟儿送给她，可是她胆小，手脚软，不是不敢伸手接，就是接在手里的鸟儿也玩不上吃一碗饭功夫，不知怎地那鸟儿唧唧一声就飞走了。谷生从来也不埋怨她，总是说：“飞叫它飞吧，明日我再给你捉一只。”两个人一块儿上山剌野菜、摘酸枣，他背着她过小河，她教他唱曲儿……。长到十三四岁时，谷生变得淘气了，莲莲已经被娘关在屋子里学绣花，谷生瞅着她娘不在家里时，悄悄站在大门口或者爬在墙头上，学鸟叫、唱小曲儿，还低声呼唤她名字，闹得她心里痒痒的，那熟识的声音差不多把她的魂儿都勾去了。她蹑手蹑脚地从屋里走出来，看上他几眼，问他有啥事。他笑了：“莲儿，俺想瞧瞧你的脸儿呢。”莲莲已经懂点事，一听这话脸红了，心跳了，想骂他两句，可是怎么也骂不出口来，闹不清是咋的，她也总想看上他几眼，打三天不见就象过了一两年。有几回她便朝墙根儿一站，带气地红着脸儿说：“瞧吧，瞧吧，这一回你可瞧够

呀，招呼明日个娘不叫俺出屋来。”她说，两只眼使劲儿先把谷生盯住了。谷生总是憨厚地笑笑，机警地从身上掏出一把乌黑的桑椹子，或者脆甜的红枣儿，递过去，说：“吃吧，明日个我再去给你摘。”说罢，心满意足地隐去了。谷生十六岁那年，到别庄去给人放羊，临走前两个人在背地里说着话儿都哭了。以后谷生一年难得到大杨庄来几次，可是见面越少两个人的心越近，每回她听到谷生进庄来，绣花的手就笨了，娘骂她“心叫狼吃了？”再往后，就更懂事了，两个人心上谁也有了谁，有了成夫妻这意愿，可是在人前反显得很生冷，谁也不吭个声儿，谁也不仰起头看谁一眼。再往后，谷生返回张家庄老家过日子了，可是隔不了几天他总要到大杨庄姥姥家来一趟，明里是来做这做那哩，其实全为的来看她。她就假装到山上挖野菜或者到河边洗衣裳，两个人悄悄地在避人处说会儿话。莲莲长到十六岁，已经出脱成个水灵灵的大闺女，俊得象朵花，好些人找上门提亲，她慌了，也哭了，象丢了魂，日夜心神不安。娘给她提到哪家她哭哪家，猛一下也变得胆小了，除了谷生外，她瞧见哪个小伙子也害怕。直到八路军过来，人们嚷嚷着兴自由了，谷生家里又差人三天两头来，娘也看出来门道，这门亲事才定了。定亲的那晚上，她避着家里人的面扑通跪在当院里，给老天磕了仨响头，对着明净如镜的月亮，悄悄地笑了……。

鸡打明儿时，莲莲朦胧过一阵又醒来，她睁开眼望望，心里边想想，便轻手轻脚地从谷生身边坐起来，想起谷生打早要到凤凰峪取家具的事，拿回来家具他就再也不离开她了。这年头谁心里能不害怕？鬼子三天一扫荡五日一烧杀，命都在空中悬着呢，万一出个岔？后果真不敢想。她悄悄下地把灶火点着，把糠菜糊饭做熟，又格外给谷生煮了两个玉米面窝窝，用手巾布儿包着